

书房的故事

开栏的话

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里，书房是一个私密的精神空间，是为主人提供外观天地、内省自己的自在之所。在每个人一生的时光长河中，书房宛如一座静谧的岛屿，承载着无数的故事与情感。书房里珍藏的某一本书、某一支笔、某一个摆件、某一样家具……背后也许都有着触动人心的独特经历和不为人知的故事。

今日起，湘江副刊“书房的故事”栏目正式与您见面。我们期待您用细腻的笔触、真挚的情感，打开书房那扇充满故事的大门，分享书房带给自己的珍贵记忆与意义。

书房里的石头

张永中

我的书房，不大，是从本来就逼仄的房子里挤出的一个小间。好在，靠东面有落地的玻璃窗。白天，打开窗帘，可以看小区里的树和鸟，远一点，是别人家的窗，再远一点，是另外一个小区的楼宇。透过楼宇的是一线更远的翠微。夜晚，先拉上一层薄窗帘，暗夜与灯光之间就有了一个朦胧的过渡。再拉上厚窗帘，外面的黑，风和雨就都屏绝了。剩下的，就是一个可以安静读书的氛围。

书，依然是在“书”到用时方恨少的心理作用下，一本一本本地进着。早已是顶天立地地把几个书架塞满了，接着，又强势地把楼地板占去了一大块。有的，就在沙发后靠背上，书桌上堆着。妻嗔怪，书斋真成了“书灾”了。当然，挤在这空间里的，除了书，占着突出位置的，还有几块石头。我不是石头的玩家长，更不懂石头的收藏。但我得说说书房里的石头。

先从最大的一块说起。这块石头，是2008年登泰山，泰安市的朋友李天波从自己的书桌上搬下来赠送给我的。那天，我们在泰山顶上天街边的一个小招待所喝了酒。而且都尽兴而醉。酒，是用大杯喝的“五岳独尊”。我记得，天波是不胜白酒的，一轮下来，他就让服务员拿来一个汤盆，咕噜咕噜倒了三瓶啤酒进去。那端盆喝酒的豪气，我用“吞盆饮江海”一句，写进了即兴而作的“打油”诗里。能在泰山顶上，以小天下的站位，就着天边罡风拉出的一线长云，喝一壶，豪情已胜过酒力万丈。临别时，朋友“哼哧哼哧”抱来一件大东西推给我，我一上手，那东西就把我的腰拉垮下去了，重，竟然是一块泰山石。这石头，本是朋友书案上的心爱物。讲起时，朋友还在醉意未消的兴头上，我担心他的慷慨割爱，会不会在酒醒后反悔。后来，他带着朋友来我这边两回，依然是我喝白的，他饮啤的。自然又讲起那场豪饮，讲起，这块石头。见我喜欢它，李天波就高兴，说，这是缘。他告诉我，在我们离开泰安不久，泰山的石头就被禁止开采和买卖了。这让我对这块石头更加珍惜。从此，这块泰山石就一直随我辗转于各个地方，各个时段的办公室，直到最后搬进我家里的书房，才算安定下来。我时常认真地打量它，摩挲它。整块石头，体量

不大，其重如铁，每次的移动，都让我使出了全副的力气。石头竖立在一个木座上，通体是沁在灰白里的墨绿，时隐时现的灰线，白块，勾现出雪映高岭，飞瀑流泉，崇山峭崖，沟壑千寻的气势，俨然一个微缩的泰山。

次大一点，也要算石头的，是朋友送的两块菊花石。一块是一方石屏。石身约半米高，下宽上窄，底座厚实，放在那里，显得很安稳。石头是经过精心加工了的，明显抛了蜡，整体看，光滑，混沌。下端是浮雕里的一角田园山舍，其上，两朵隐在石头里的“菊花”，一高一低，像炸裂着的艳火，浮在云空间。另一块，做成了一口大笔筒。一朵“菊花”呈放射状散着，略显夸张地占着主位。筒身被雕成了一只盘绕着的蛟龙。我把它放在桌上，用来插笔了。这两款石头，谈不上有多艺术，工艺品而已，但它们算是霸踞我书房的“钉子户”了。

还有较重的。我这里说的重，是重量的重，不是贵重的重。也是两块。这两块号称含有化石的石板，是一位同事下乡时从溪沟里捡来的。他送给我时，还认真地把隐隐约约的几粒化石小贝壳指给我看。看不清，就往上面浇点水，抹干，再细看，才现出一点眉目来。这两块石头，是没有经过任何加工处理的，一副天然本色。我想，哪天找个专业人员将它们打磨打磨，或许能把化石显现出来。现在，实在是没有地方陈列了，我就将它们用纸包好，垫在一堆书的下面，让它们暂时委屈着。

要重点介绍一下的，是被我从宝贵的书架空间里，专门腾出一格来摆放的那块天然五彩石。石块，呈不对称状，像灵芝，又像是被东风压倒，吹向西边的一炬火苗。高不足十厘米，宽则近二十厘米。它是我在凤凰工作，一次陪客人去听涛山拜谒沈从文墓园时捡到的。我看见它时，它正卡在墓园碑石后坎上的两根竹子间。明显是从山崖上滚落下来，被这竹子挡住的。捡起它时，湿湿的，重重的，感觉很压手。经仔细辨认，它与沈从文先生墓园那块天然五彩碑属同种。说不定，它就是当年墓碑石，在从南华山上搬运下来时碰落的一个角。石头，整体赭红，呈泥色块状，里面裹着大小不一的卵形杂石，像现代

作者在沈从文墓园捡到的“丑石”。

建筑的混凝土。问懂地质的朋友，说是亿万年前古川河上泥石沉积堆压而成。当地人不知得它的地学名称，就习惯称之为五彩石。这种石头，比一般石头比重大，且更加坚硬。据说，沈从文的侄女婿、雕塑家刘焕章先生，当年在往那块五彩石上篆刻“照我思索，可理解我；照我思索，可认识人”等文句时，就打坏了几副钻子。

石头捡回来，我先将它放在书桌边上，不时地摆弄一下，琢磨着各种摆放姿态和造型。发现，侧立着的效果最好，给人以动感。但取其动态又与稳形成了矛盾，总是头重脚轻的，立不稳。后来我就找人帮忙，做了一个木座子，将其下端用强力胶粘在木座上，就是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。本来，它就是一块普普通通的顽石，也可以说是一块丑石，就因为它出自沈从文墓园，又与沈墓的那块碑石出自同一个石场，甚至同一块石头，我便对它有了一种寄寓与敬惜。也就是说，这款天然石头，在我的意志关照下，被文化了，并附上了自己的情感。现在，它在我的书房里，成了一个重要的存在。

如果不把那几款砚石、几枚印章石算上，我书房里最小的石头，就是一些零碎的卵石了。它们大的似拳头，小的如鸽蛋。一个个光溜圆滑，都是在河流中经千万次的滚磨而成的。有的还拉出了好看的纹线，抽象或具象出各种图案与造型。为图方便，我常常将它们用来做镇纸。至于各种颜色混搭着，更细小的那些小杂石，就集中用一只广口玻璃瓶装着的。这些都是我孙女姐姐从外面一粒一粒捡回来的宝藏。

图有所得

“年少不解诗中意，再读已是诗中人。”每个年龄段读唐诗的感觉是不一样的。幼年学唐诗主要停留于背诵文字、了解大意上，少年时会去体会意境和风格特点，到了中年有了一定的阅历后，就会知人论世，更多地去体悟作者当时的处境心境，感悟作者的人生态度。

人生在世，悲喜自渡。人逢喜事精神爽，诗仙和诗圣遇到喜事后的反应又是怎样的呢？李白在流放途中遇赦，返程经过白帝城的感受是“快”，“千里江陵一日还”“轻舟已过万重山”；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时的感受是“喜”，“却看妻子愁何在，漫卷诗书喜欲狂”“白日放歌须纵酒，青春作伴好还乡”。人生有四大喜事之说，其实这些喜事也都蕴藏和表达在唐诗里。“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”写的是金榜题名后的畅快；“妆罢低声问夫婿，画眉深浅入时无？”写的是洞房花烛后的矜持；“正是江南好风景，落花时节又逢君”“相逢孤馆夜，共忆少年时”写的是他乡遇故知时的愉悦；“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”写的是久旱逢甘霖后的喜悦。

顺境能引发豪兴，逆境则能激起诗情。唐诗中的千古名篇有不少在抒发人生的不如意，其中科考不顺的愁苦和怀才不遇的悲愤是这些诗的重要主题。如孟浩然在《望洞庭湖赠张丞相》中写：“欲济无舟楫，端居耻圣明。坐观垂钓者，徒有羡鱼情”，李白在《行路难》中写：“欲渡黄河冰塞川，将登太行雪满山。闲来垂钓碧溪上，忽复乘舟梦日边”。杜牧在《赤壁》中写道：“东风不与周郎便，铜雀春深锁二乔”，这里表面上是写周瑜借了东风得以火烧赤壁才赢了曹操，可这背后真正的“东风”，结合杜牧的人生经历，我理解应是指孙权知人善任，没有“人和”的东风，即便有“天时”的东风又如何？诗人借史事以吐其胸中抑郁不平之气，明面上是“怀周郎”，本质上还是“伤杜郎”。唐诗往往就是采用这样委婉、间接的方式来表达怀才不遇。

退一步讲，即便是中了科举且有伯乐相中，但由于圣意难测或者权贵当道，因直言敢谏或上疏论事或触怒权贵而招致贬谪者大有人在。由此，贬谪文化成为我国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，由于古人一般以右为尊，因此常常将贬谪称为左迁，唐诗中题目带有左迁字样的大多是自己或友人遭贬谪后的情感表达。比如，李白的《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》、韩愈的《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》。被贬后，留给诗人们的是漫长的旅途，正如韩愈诗中所言“一封朝奏九重天，夕贬潮州路八千”；是艰难的环境，有如柳宗元诗中所言“共来百越文身地，犹自音书滞一乡”；是巨大的心理落差，不由得陈子昂登上幽州台后，会生发出“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。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”的千古感慨。

对于很多诗人来讲，郁郁不得志应该是人生常态。如此，他们会选择摆烂、躺平吗？答案是绝大多数不会，就像刘禹锡经历了“巴山楚水凄凉地，二十三年弃置身”后，仍坚信“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”，表现出坚定的意志与乐观的精神。即便是佛系如王维、孟浩然等，他们虽然选择了隐居，但也仍然“处江湖之远，则忧其君”。被贬对诗人是不幸的，可是从历史的长河来看对被贬地却是极其有幸的。正是因着他们的到来，才成就了当地悠长而厚重的历史文化。所以，也才有了永州柳子庙悬挂的那副经典对联：“才与福难兼，贾傅以来文字潮偏同万里；地因人始重，河东而外江山永柳各千秋”。

读唐诗要善于发挥联想，这样读起来才不会乏味，也会更容易记诵和升华。比如，我们可以从唐诗中总结出一些“最”，这些“最”都是诗人们当时心情、心境、心态、心胸的还原和反映。最大的奉献是“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”；最快的邮差是“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”；最贵的书信是“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”；最高的建筑是“危楼高百尺，手可摘星辰”；最浓的孤独是“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”；最深的友情是“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送我情”；最长的怨恨是“天长地久有时尽，此恨绵绵无绝期”；最好的默契是“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”；最强的愁绪是“抽刀断水水更流，举杯消愁愁更愁”。把有意义的唐诗总结得有意思，我想这本身也是一种意义吧。

长安三万里，唐诗越千年。虽然我们跟作者相隔上千年，但并不妨碍我们走进唐诗意境，与诗人们来一场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，感受他们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处世智慧，获得人生境界的砥砺与升华。

唐诗，再读已是诗中人

王永红

剑胆书心颂湖湘

聂茂 张旭

低吟浅唱，气韵生动，诗与远方浪漫交织，扣人心弦。这是胡代松《书剑行吟》（湖南文艺出版社）一书给人的突出感受。

胡代松成年后携笔从戎30余载，2020年转至地方工作。这部《书剑行吟》就是他多年来生活、工作与学习的艺术浓缩。全书共收录150余首诗词作品，从对历史名人的缅怀，到对文化典故的运用，再到对三湘四水自然风光的描绘，字里行间，深情展现了湖湘文化的博大精深，以及文人担当与军旅生活交融共生的独特魅力。

胡代松的诗词既彰显其对知识的尊重与热爱，也包含对转型社会健全人格和个体精神的深切关怀。“不薄今人爱古人，清词丽句必为邻。”他复古而不泥古，雅俗共享，遣词造句多有推敲，时见惊喜，作品中的音、韵、律、节奏和色调恰到好处。在《论诗》一诗中，胡代松独具慧眼地写道：“黛玉论诗三要领，旁参细悟用心淘。溯源魏晋根根本，师法盛唐增隽豪。”诗人以灵动之笔触，深入探讨诗歌创作之要诀，强调师法传统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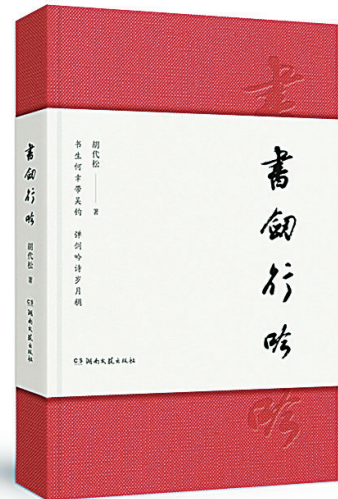
重要性，倡导要从魏晋之古朴、盛唐之雄浑中汲取精华，以提升诗词创作之境界。

胡代松还擅长通过对季节变化、自然景色的观察，写出对青春岁月的回忆和对人生的感慨。《偶感》中，“闲见云舒卷，坐观山静幽”描绘了宁静淡定的画面，而“凝思青壮事，忽起畔牢愁”则将思绪引入对过去的思考，表达了人生的匆匆和对未来的警醒。《高考》关注社会现实，聚焦莘莘学子之艰辛求学路。“十年艰苦不寻常，满腹经纶气自昂”，描绘出学子们不畏风雨，砥砺前行之精神风貌。

《书剑行吟》中诸多篇章深情回溯了作者的军旅生涯。《忆江南·平生愿》中，他以雄浑壮阔的笔触描绘了自己渴望在战场上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。“携笔从戎提劲旅，吟诗仗剑取仇魁”，展现了文人从戎的独特风采和对军人荣誉的珍视。他热情歌颂军人的忠诚、勇敢、奉献等崇高精神品质，并致力于将这些精神传承弘扬。在《建军节抒怀二首》中，他以深沉的笔触，回顾人民军队

从建军初期的艰苦创业到取得伟大胜利的光辉历程。“众志成城赢新世纪，军威扭转旧乾坤。长城再造阴霾扫，浴火重生世界尊”，他高度礼赞了军人的荣光和血性。不仅如此，胡代松还深刻诠释了军人的爱国情怀和使命担当。在《鹧鸪天·卢沟桥》中，诗人通过描绘卢沟桥事变的惨烈场景，“硝烟散去伤痕在，犹见雄狮怒目张”，将读者带回那个风雨腥风的年代，表达了对侵略者的愤怒和对国家命运的担忧，歌颂了中国军人在抗日战争中为保卫祖国、拯救民族危亡而英勇奋战的不屈精神。

湖湘文化源远流长，其家国情怀的形成与湖湘地区的历史发展紧密相连。无论世道如何变化，湖湘子民始终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，关注国家命运，投身时代洪流。胡代松在后记中提到：“能听到时代的呼吸，能表达个人的实感，能描摹高蹈的格局，能抒发真实的情怀，能意境悠远，能回味无穷，即可称之为好诗也。”这也正是他的夫子自道和创作追求。



湖湘大地，钟灵毓秀，文化之脉源远流长。在历史的长河中，湖湘儿女于风云变幻之际，以热血为墨，以忠诚作笔，书写着对国家独立与民族尊严的执着追求。文人仗剑天涯，以戈为笔，于烽火硝烟中挥洒豪情；军人雅好诗书，心怀壮志，在金戈铁马间涵养儒雅、豪情与正气。立足湖湘，讴歌真善美，书剑合一，